

生如夏花

日子一进入六月,夏天便开始显露出她原有的本色:热烈且奔放! 人间草木,或极致地壮美,或顷刻间湮灭。

比如这天气,气温陡然飙升到三十多摄氏度,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前日还是春风沉醉,昨日却是烈日灼心,而今晨,一场大雨把多少人从睡梦中惊醒。这雨,它急躁,它狂傲,它有无与伦比的力量,仿佛千军万马在战场上厮杀。几小时后,它下白了天空,又骤然间停止。它洗净尘埃,又淹没了道路,甚至低处的房屋。

比如我窗台上的那些栀子花,在骄阳下无声绽放,开得那么纯洁无邪,开得那么真诚坦荡。一小朵一小朵,清雅、素静,散发出淡淡的幽香。我是多么地爱她们啊。可是,只两三天的时间,洁白的花瓣渐渐收拢,渐渐泛黄,渐渐枯萎,直至凋零。

这让我想到他们! 想到他们在黑暗中燃烧的青春! 想到他们永远长存于历史河流的高贵灵魂!

蛙唱初夏

五月中旬,下了几场夏雨,这雨下得好潇洒,不紧不慢,微风飘撒,点点滴滴,润入村庄大地山川。我沿着一条山村幽静的林荫小道,来到了那片属于青蛙的泽国,体验曹幽的“林莺啼到无声处,青草池塘独听蛙”的醉美意境。

这是一片烟波浩渺的小塘,此刻,一弯新月刚好挂在柳树梢上。风柔柔地吹着,吹皱了一湖碧水,吹乱了柳儿满头的秀发。

呱,呱呱,青蛙们的演唱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清脆悦耳的蛙鸣声,在寂静的夜空中传得很远,很远。我不由得放轻了脚步,唯恐惊扰了蛙儿的歌唱。

初夏的蛙鸣,比起春天的有所不同。经过了一个春天雨露的浸润,已经脱去了初鸣时的青涩和羞怯,越发地清澈、明亮。蛙儿的叫声也各有千秋,细细听来,有的呱呱呱,有的唧唧呱,有的咯咯咯,还有的咯呱咯呱,或独奏,或合唱,或清越,或粗犷,集田园之清翠,依塘水之氤氲,汇星月之光华,或高或低,或远或近,疏密有致,令原本寂寥的乡野顿然妙趣横生。

被柔情的风漂洗过,被典籍的村庄喂养过,纯天然的乡土民谣。从辛弃疾的词里溢出,缝补着初夏乍暖还寒的梦,是一阙词,拓宽田园记忆深处的温馨;是一首催眠曲,拉长乡情返璞归真的情怀。通宵达旦,夜夜笙歌。

久违的蛙声,勾起我儿时的回忆。童年时,也是蛙鼓如潮的夏夜,带着童稚的我,吃过

月亮湾的绿

你知道温泉什么地方的绿色最迷人吗?这就非月亮湾莫属。前不久,陪远方的客人游览温泉河。这客人说:“月亮湾的绿有点夸张。”这用咸亨土话翻译就是“绿得吓人”。

这月亮湾,温泉人的宠儿。温泉河在潜山国家森林公园与香吾山交汇握手处拐了个大弯,因这弯形似一弯新月而取了这么个名儿。温泉人在河东竖立起一块足有两层楼高的巨石,巨石上纵向镌刻三个鲜红醒目的大字“月亮湾”,又在河西竖一块一人多高的石头也刻上鲜红的三个大字“月亮湾”。喜爱之情,溢于言表。

大约二十年前,曾看过“月亮湾变迁图片展览”,老照片中的月亮湾荒野原始,河道边垃圾成堆,蚊蝇肆虐,臭不可闻;河道里杂物聚集,牲畜仰浮,惨不忍睹。以后,政府斥巨资建起调节水位的拦河黑色橡皮坝,沿河两岸铺设修建了污水收集管网箱涵,新建了木制扶手栏杆的人行道,古色亭阁,栽花种草,美化环境。今昔对比,我心里不禁涌起沧海桑田的感慨,身处其间的自豪感,身逢其时的幸运感。客人看了很激动,赞叹绿树的美,而不知道我这个老温泉人心中的美滋滋。

你看,这棵树有多高啊,仰头看树梢,掉落帽子是肯定的;这棵树有多粗啊,两人合抱

整个五月,我一直都埋首伏案,为家乡的革命烈士写传。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到,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一片英雄的土地;第一次如此深情地回望历史,触摸他们傲然的风骨与高洁的灵魂;第一次如此震撼于自己笔下的人物,在泪光中还原历史,还原一段段悲壮的青春!

李文卿,我家乡的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员,两次参加北伐战争,三次被捕入狱,领导鄂南著名的“米埠暴动”,转战江西、徐州、上海等地,1934年秋,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,年仅32岁。

在我的家乡八斗角村,有一座山叫饶钹山,山形凹凸有致,如女人丰盈的乳房。那是出生在此的巾帼英雄王佑尔的乳房!她卖地葬夫,寻求革命道路,从一个卑微的童养媳,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。在一次战斗中她不幸被捕,敌人对她用尽各种酷刑,她始终坚贞不屈。疯狂、残暴的反动派刽子手一刀一刀割下她的乳房,威逼她投降。她大骂敌

晚饭,铺一草席在围河子旁的老皂角树和杨柳树下,迷迷糊糊地听着父母和邻居的闲聊,身旁的河沟里传来阵阵的蛙声,还有那断断续续的虫鸣,悠扬而富有诗意。慢慢地,母亲手中的蒲扇送来悠悠的凉风,月光轻轻地洒在她写满沧桑的面颊上,母亲的蒲扇就那样不知疲倦地摇着,摇着,少年的我渐渐地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

童年时,村子里的水塘比现在多。每到暮春初夏,只要天降好雨,塘里及田野里蛙就会欢叫,此起彼伏,连成一片,就像一个大型乐团在合奏。声音越大,叫得越欢实,作为夏粮的主要作物小麦就会丰收,整个年景就是好年景。所以,人们总是盼望老天风调雨顺,总是喜欢蛙的叫声。那时,村子西有蒹葭苍苍的苇坑,有微波动荡的山坑水库和玩露水库,村庄到处有莲儿亭亭玉立的荷塘,还有横跨在荷塘中央的小木桥。每逢夏秋季节,蛙声四起,萤火虫像小星星一样在夜空中闪光。芦苇深处,荷叶田田,蛙儿尽情歌唱。曾几何时,古老的乡村就这样被天籁般的蛙声所萦绕,让人为之陶醉。也正是因为有了蛙声,乡村的夏夜才不会寂寞,庄稼人才有了精气神儿。

其实,自古以来,倾情于蛙声的美妙并不是曹幽的专利,在唐宋诗句中早已蛙声一片:“何处最添诗性客,黄昏烟雨乱蛙声。”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“水满有时观下

不住;这棵树有多大啊,树冠宽广,枝叶茂密,覆盖了半边河呀;这树有多密啊,瞬间的雷震雨或飘飘洒洒的小到中雨,均不用打伞,也不会湿衣。站在这遮天蔽日的林木下,人都自觉矮小。

在修建缘河人行道之初,工匠为了保留一棵大树,让人行道转个弯;为了保护一棵古树,就让它人在人行道中间站着,让行人绕着走,礼让树木。月亮湾树木异常繁茂,既是自然造化,更是温泉人爱树护树,孜孜以求的馈赠。

从远处眺望,葱茏茂盛的潜山、香吾山满山遍野的绿色,由两山顶铺天盖地倾泄而下,裹着楠竹的青翠、桂树的碧绿、香樟的深绿,一股脑儿涌到月亮湾里,跌落到温泉河中。踏进月亮湾,沿河两岸古木参天,仿佛走进原始森林,令人啧啧称奇;又如掉进绿色染缸,被绿色所淹没,吹来的风,四周的空气都是绿色的。

钻天的绿白杨,茂盛的碧枫杨,驼背的翠古柳都被挤到河边站着,树枝蘸着河水,在河水里摇来摇去,树枝仿佛带着绿色的电流,将河水电绿了。明媚的阳光打在绿叶上,绿叶将绿色弹射到河水里,河水哪里躲得开,都被绿色射中,处处呈现着绿意盎然。还有那些缠绕在白杨、枫树上密密麻麻的常青藤,石头缝里

花海泉潮

■许爱琼(嘉鱼)

人:“你们这帮畜生,狼心狗肺。杀了我吧,会有人替我报仇!”气急败坏的敌人砍下了她的头颅。那一年,她31岁。她让我想到刘胡兰、江姐,生命短暂,却有着气壮山河的风骨与气节! 从此,饶钹山郁郁葱葱,灵秀俊逸。

1930年,嘉鱼县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——七区八乡苏维埃政权诞生了,周宏金担任苏维埃主席兼赤卫队队长。周宏金被国民党反动派走狗剖腹挖肝,取义成仁,点燃革命的烈火;农民运动领袖吕金城被敌人五马分尸,壮志凌长空,丹心照日月! 还有吴大甫、彭文涛、徐则夫、胡运喜等,一群年轻的革命者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,抛头颅洒热血,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!

他们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泰山之壮美! 他们的青春,是浩荡的大海,是巍峨的高山,是夜空永恒的星!

一寸土地一寸血,我们永远铭记历史,铭记他们火焰般燃烧的生命!



鹭,草深无处不鸣蛙”。此时,不由得想起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的那首《西江月》词中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的词句来。我站在溪畔、塘边,不再去寻找青蛙的踪影,我心怀欢喜,盼望着今年风调雨顺,小麦丰收满满。我喜欢东西两溪的初夏色彩,更喜欢东西两溪青蛙“咯咯呱呱”的欢叫声。这如潮的蛙鸣,分明就是大自然永不停歇的美妙乐曲,是一首悦耳而又和谐的田园牧歌,是乡下人永远牵念的淡淡乡愁。

青蛙,我故乡最后的朋友,今夜又在我的梦中出场,朴素的抒情,带着夏天的味道,带着童年的味道,爬上稿纸的方格,将我的诗歌照亮。

几十年过去了,今日的故乡,夜,渐渐地深,一切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初夏的夜仍然不寂静,悠扬而富有节奏的蛙鸣,伴着银色的月光,欢快地合奏着……

■阮中南(温泉)

的青苔,河边绿茵茵的青草,以及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,在所有这些铺天盖地的绿色植被里,月亮湾是这样的恬静,人仿佛是多余的。

月亮湾的河水在蓝天、绿色植被的映衬下,宛如一块温润的碧玉,仿佛初生婴儿的肌肤,嫩嫩滑滑,光光溜溜的。那个绿啊,恰到好处,譬如增之一分绿则浓,减之一分绿则淡。只有当一尾鱼儿欢快活跃出水面,看到碧绿的河水中银光闪烁,你才意识到鱼儿是银白色的。只有当一只长腿白鹭展翅捕鱼,碧绿的河水溅起浪花,你才意识到河水原来是白色的。平静的月亮湾河水是一块碧绿的翡翠,一首诗,一个绿色的梦幻世界。

月亮湾又是温泉水眼聚集地,月亮湾免费洗浴池,嘈杂鼎沸的洗浴声是绿色的,沿河公路汽车喇叭声是绿色的,草虫的鸣叫声是绿色的,鸟语花香是绿色的,就连人行道也是曲曲折折绿色长廊。月亮湾晨昏皆绿,早晨是嫩绿,晚间是墨绿。月亮湾四季皆绿,春新绿,夏浓绿,秋深绿,冬浅绿。走进绿色的月亮湾,就走进了繁华都市中的世外桃源,就走进了绿色的童话世界。

月亮湾的树,月亮湾弥漫的绿色,就是我的乡愁。尊贵的客人,四季绿色有约,何日君再来?

我的婆婆

■朱丽平(通山)

婆婆从老家打来电话,说前年种下的樱桃树挂了果子,近日招来白鸟黄鸟疯了似的转圈,演大戏一样亢奋。婆婆的意思是樱桃熟了,叫回家尝鲜。

刚进家门,就闻到一股竹笋的清香。被褪去青衣的笋子,玉质的肌肤,兰花指纤纤细细的美人形态。饭桌上六盘饱含汁液的樱桃,每一粒都泛着珠光,嫣红的,橙黄的,鹅黄的,吹弹可破的娇滴滴情状。邻居家的猫,有些狐相,凸着罗汉肚泰然自若地穿行在我们中间。它没把自己当外人。

婆婆一生都在乡下,公公过世后,家里只剩一个人,几只鸡,和老串门的猫。四个孩子的家都不肯去住,理由是公公生前惟好一口酒,前人过节时要回来,她得住祠堂牌位敬献酒菜。大字不识的婆婆,古稀之年学着使用微信,仅会点击视频通话和按住说话键发语音。婆婆不懂微信表情或字母符号的意义,却时常在家庭群里发一堆杂乱无序的字母标点,言下之意永远没人懂,也没人有心去弄懂。她不轻易拨打孩子的电话,当有人给她发起对话请求时,准能在第一时间接通。闲时就捱个给孩子们做棉鞋,绣花鞋垫。知道冬天我的手脚冰凉,往鞋里塞很厚的海绵,我却嫌笨拙难看,将她的一腔好意藏了起来,见我老穿买的棉鞋,就装着忘了这事,从 not 点破,继续给我送各种东西。

婆婆吃肉,猫开荤,婆婆斋戒,猫过参禅的日子。猫就像她的尾巴,人在哪,猫就在哪。不知何时,猫儿弓着身子潜到我的脚底,用牙磨我的鞋边,头顶我的鞋底,或偎在脚踝,显出猫特有的媚态。见我无嫌恶之意,得寸进尺,大半个身子贴在我的小腿上,醉酒一样歪斜,皮毛顺滑,温和,如松懈的热水袋服帖在寒腿上的舒爽。大概家人不在的时候,它也是这样守着婆婆的。想起前些时在楚王山采访,人家一条小黑狗用脚掌扒拉我的裤腿,将我的鞋头衔进它的口中,好像鞋子沾的不是沙尘而是蜜糖。我本能地躲闪,它不厌其烦地重复。几十分钟后仔细端详,鞋面没有齿印,裤腿也无刮痕。于是想,动物的锋爪与尖牙本是柔软如团棉花的,在面对残暴与狰狞时才不得不挥舞利器。

不大会做菜的婆婆,晚餐操弄一桌饭菜,是婆婆的生日到了。她在上座方方正正摆了一个座位,一双筷子,斟满一杯酒。我们心领神会。婆婆举着酒杯对着空座说话,给桌底下的猫碗里夹菜。儿女们掏出钱来,也许认为钱是人子尽孝道的替代品,在远离母亲的日子里,尤其是一剂安抚心灵欠疚的良药。婆婆推迟说:“都把日子过顺吧,再见你们的父亲我能大声说话了。”然后就装着很自然地咳嗽,擦拭眼角。一向回老家就吃饭,吃完饭便吵着返城的先生,当天主动提出留宿。婆婆突然来了精神,似乎忘记了白日山间的劳累,先去关鸡笼,关院门,接着洗漱,楼上楼下的给孩子铺床,准备洗刷用品。一一安顿后,又开始没完没了地剥笋子,生炉火焯水,像只不知疲惫的陀螺,直转进我的梦里。

窗外是宽阔的田园,夜半时分依然是铺天盖地的蛙声,我听到了一串轻微的脚步声,我知道我是醒了。蛙们相互应答,那种自然密语在我耳畔是绚丽的烟花,噼里啪啦地引爆在夜空。我恍恍惚惚,在浩瀚、粘稠的浓烈乡情中再次融入了梦境。

清晨醒来,远远望见地头的樱桃树还有鸟儿呼朋引伴,婆婆说专门给鸟儿留了一些果实。

婆婆把家中的土产一股脑往我的车后备箱里装。车子渐行渐远,先生已是泪流满面,我回过头去,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村口,与那棵一生一世从没挪动过的松柏站到了一起,是直挺而坚韧的站姿……